



沙湖

(外一则)

◆ 杨学洪(宁夏灵武)

像一块碧玉
镶嵌在沙海的胸膛上
也像一面绿色的镜子
照亮了蓝天、白云

不见湖水奔跑
也不见鱼跃出水面
冲锋舟的咆哮
只能让水稍微涟漪一下
碧水、蓝天、黄沙
他们习惯了静静地相互拥抱

湖中站岗的芦苇
为落单的白鹤指引方向
东风灌醉了夕阳时
沙山巍峨的身躯
一下子就跳入水姑娘年轻的怀抱里

沙湖之游

这一湖的水荡漾在沙海边
湖依恋着沙
沙依恋着湖
她装下了蓝天
装下了白云
也装下了你我的歌声

我爱着湖的纯情
我的快乐在沙漠里澎湃

我来了
你却没有来
碧树掩映的小路上
我的一声叹息
惊飞了芦苇丛中的几只飞鸟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人生是广阔的旷野

姜奕婷(宁夏银川)

盛夏的阳光像熔化了的金子,泼洒在闽海中学门口的杨树叶上。又是一年中考季,学校门口挤满了家长,他们在焦急地等待孩子走出考场,看着妈妈们脸上的表情,让我想起去年此刻的自己。

2024年中考的第二天,上午考完数学后,孩子们鱼贯而出,大多面色凝重。我站在树荫下,手心沁出细密的汗珠。等待的时间变得很漫长,不知过了几分钟,女儿终于出现了,出乎意料的是,她的表情还算轻松。等我开口,她便说:“妈妈,今天题挺难的,开始我有20分的题目不会做,中间还肚子疼去了趟卫生间。”我的心不由往下一沉,却听见她继续说:“我开始也紧张了,但没过3分钟我就调整过来,好好检查了会做的题,没把握的大题也尽量写了公式和步骤。下午还有我擅长的英语呢,不能让情绪影响我的优势科目。”说完她对着我微笑,露出可爱的小虎牙。

那一刻,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曾经蹒

跚学步的小女孩,已经长成了一个能够从容应对挫折的少年。我上前紧紧抱住她,擦去她额头细密的汗珠,对她说,“你能那么快调整过来真是太棒了,谁也不能预知考题难易,我高考那年也是数学题难,我感觉自己考砸了,当时都快哭了。今天你能笑着面对困难,妈妈感到很骄傲”。

全部考完后我对女儿说,成绩的事咱先不想,好好放松一下吧,和爸爸一起出去转转,想去哪里好好列个计划,去看外面的世界吧,这可是难得的一个假期。于是女儿开开心心地去了环球影城,穿着魔法袍在哈利波特城堡穿梭,还去鲁迅故里参观,她说找到了鲁迅先生小时候刻在课桌上的“早”字,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走了好几遍,把课文里的文字都具象化了。

成绩公布,女儿数学考了95.5分,英语115分,这已是她的最好成绩,最终她被心仪的学校录取。看着她欢喜雀跃的样子,我突然明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卡内基在《如何停止忧虑,开创人生》中写

道:“那些你所担忧的事情,99%都不会发生。”这话读来轻巧,做起来却难。当其他家长谈论着“今年得多少多少分才能考入某某重点高中”时,空气中不知不觉凝结了一层厚厚的焦虑。我会选择默默远离这样的场合——我深知,一个焦虑的家长,只会把不安像病毒一样传染给孩子,这样起到的都是反作用。

女儿的成绩一直属于中等偏上,从来不是那种“尖子生”。但她学习态度端正,性格积极乐观,爱阅读,会画画、弹琴,情绪稳定。这不也是显而易见的优点吗?有时看着她伏案学习的背影,我会想起32岁那年历经艰辛才生下她时的情景。那时唯一的愿望就是她健康快乐。

我想,很多家长的内衷应该和我一样,但不知从何时起,这份单纯的期盼里悄悄混入了对成绩的苛求,当面对重要的中考时更是难以淡定,于是好多家庭的气氛开始变得鸡飞狗跳,有的邻居家晚上常常是一辅导孩子作业就哭喊声一片。



儿时的夏夜

王慧琴(宁夏同心)

晚风轻拂,吹来田间的麦香和园子里草木的清香。妈妈坐在屋檐下轻摇着一把蒲扇,爸爸将一把镰刀磨成了明晃晃的月亮,奶奶拍着手指数节气,老屋的窗户透着暖黄的灯光。

儿时,夏天晚上经常在院子里铺一张凉席,睡在上面数星星。星星眨着亮晶晶的眼眸,和月光交相辉映,将夜色装饰得静美而神秘。云朵游走,蛐蛐鸣叫,燕子呢喃,园子里树叶上的露珠缓缓地滑动着,恰是“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的意境。

梨花白的月光,花影翩翩在木格子窗棂上

摇曳,夏夜像一首舒缓的小夜曲,奏着温柔的旋律,使人完全忘记了白天的喧嚣和烦躁,沉浸在宁静清幽的意象里,那么惬意,那么舒爽,渐渐地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梦里星河璀璨,坐进了天上的月牙船,情景如真似幻。那时根本不懂古代唐珣的“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的诗句,然而,已是一样的况味在心头。

好怀念儿时的夏天,好怀念夏天的夜晚。梦里,谁的笑声还在回响,谁的月亮船仍在悠荡……

诗不在多,文不在长

马汉文(宁夏银川)

不久前,看到一位诗歌作者在他出版的第一部诗集的前言中写了这样的话,“20多年来,我在各大报刊上发表的诗歌还不足500首,远远地无颜做一个真正的诗人。”我想,不足500首,至少也有400多首吧,这个数字实在不能算太少,而作者却感到很惭愧,言下之意,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大批量生产。

笔者孤陋寡闻,不知历史上作诗最多的诗人是谁。据《四库全书总目》载,清代乾隆皇帝御制诗共有33940首,这是编此书时的统计,在这以后他又写了不少。据郑鹤声、郑鹤春著《中国文学学概要》载:“帝(指乾隆)耽汉人之文化,御制诗至十万余首。”这个数不无夸大之嫌,然而,这么多诗作竟无一首流传于世却是事实,其作品质量如何可想而知。尽管乾隆皇帝身为九五之尊,但是无法强迫人们承认他是优秀的诗人。由此看来,作品数量多不一定是件好事,关键还在于质量。倘若质量高,首首是佳作,自然是多多益善。可是,即便是才高八斗的大诗人,也做不到字字珠玑。诗仙李白留存诗作900多首,诗圣杜甫留存诗作1400多首,但被人们普遍传诵的名篇,两人分别都不过200多首。陆游活了86岁,留存诗作9300多首,堪称上乘的佳作也不过200首左右。

文学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我们,有的诗人作品很少,却是诗中瑰宝,光芒四射。如唐代王之涣,留存于今的诗仅6首。其中一首五绝,题为《登鹳雀楼》;还有一首七绝,题为《凉州词》。前者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后者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都堪称千古绝唱,直到今天,即便只有小学文化的少年都能背诵。又如唐代的张若虚,留存的诗只有两首,其中一首为《春江花月夜》。作者着重描写春江月夜的景物和相思离别之情,从而抒发对人生的感慨,意境清新,语言婉丽,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这几位诗人的作品太少,都出不了专集。可是,人们永远承认他们是杰出的诗人,其作品可以说是以一当千。

诗如此,文何尝不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等,都是多产的著名作家,可是他们传世的散文名作分别都不过几十篇,而且大多短小精悍,最长的也只是一两千字。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传诵了900多年,全文只有358个字。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亦属上乘之作,不到100字,短得不能再短了,算得上是一篇“微型”散文。

举这些例子,不是说数量不重要,但比较而言,质量无论如何要摆在第一位。